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漢

關

班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國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時始奔北邊

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粥

飡音險粥音弋六反

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贏馱騏駼騊駼

師古曰羣佗言能負羣
羣而馱物也羣羣種而

馬生也駉駉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駒駉馬類也生北海驪奚
駉駉類也佗音徒河反駉音決駉音提駒音桃駉音塗驪音顛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

亦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
問反其下亦同

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

師古曰言其
幼小則能射

少長則射狐菟

師古曰少肉
長言漸大

食師古曰言無
米粟惟食肉

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

復仇

聞古曰人
人皆習之

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

師古曰鑊鑊把
小矛也音蟬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

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

公劉后

稷之曾孫也變化
也謂行化於其俗

邑于幽師古曰卽今之幽州是其地也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

師古曰自公劉至亶公
凡九君也父讀曰甫

鹽

父亡走于岐下

師古曰岐山之下

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師古曰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耿夷

師古曰西

伯昌即文王也耿音工大反耿夷即耿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耿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

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酈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師古曰北

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宋祁曰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

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耿

戎

師古曰即尙書呂刑至

戎王孫康王子也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

師古曰即尙書呂刑至篇是也辟法也音關

至

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

玁狁

故豈不日戒玁狁允孔棘

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伐踰時靡有室家夫

婦之道者以有玁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平玁狁允之難甚急

至懿王曾孫

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允至於太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

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

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狁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

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

申侯有隙

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

申侯怒而與耿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

師古曰麗讀曰麗

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

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酈鎬而東徙于雒邑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

郿

師古曰郿古郿字○劉敞曰當字下宜有是字

始列爲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

師古曰釐讀曰釐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師古曰襄王
惠王之子

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

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
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

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后與

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開戎

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

師古曰今伊闕南
陸渾山川是其地

東至於衛侵盜尤

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適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適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

邑當是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洛之間

晉灼曰圖音關三倉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
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圖水卽今銀

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圖晉說是也後
傳寫者誤爲圖耳洛水亦謂漆沮

號曰赤翟白翟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
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

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

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獫狁之戎

師古曰晉在水天界卽縣
諸道及桓道是也

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烏氏朐衍之戎

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
音蘇氏音支胸音許于反

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

服虔曰烏桓之
先也後爲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

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

師古曰貉
音莫伯反

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

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

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

子師古曰卽
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

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

師古曰並音步淺反高闕解在衛青傳○宋祁

日郡本樓煩陰山爲句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

里師古曰郡退也音丘略反

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卽遼東所治

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如淳曰其後趙將李

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適合徙戍者令徙居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鑿谿谷可

繕者繕之

師古曰繕補也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師古曰北假地名

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

師古曰曼音莫安反

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邊者皆復去

師古曰適音適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

氏生少子

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閼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攽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閼氏

解之太倨俗也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適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

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適作鳴鏑

應劭曰鏑箭也師古曰鏑音鏑鏑音呼交反

習勒其騎射

日勒其所部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

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

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

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

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

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

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土

侯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

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

頓得自驅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

師古曰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

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掌距之聲師古曰音丈夷反匈奴謂天

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反蠡音盧奚反左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

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

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劉攽曰以東屬

下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劉攽曰衍國字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

音頻移反○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

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

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馳逐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軋刻

日軋軋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軋謂軋軋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點反軋音女展反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坐者以左爲尊日上戌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

善為誘兵以包

敵

師古曰包裏取之

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

丁零隔昆龍新羶之國

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主反羶音單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

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

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師古曰雨雪于具反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

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

方盡蹏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

師古曰騂青馬也騂深黑騂赤馬也騂音龍騂音先營反

高帝迺使使問厚遺閼氏師古曰求問閼氏陰而私遺之

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

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

直出

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

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

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師古

日卽謂韓信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諸

陳繡之屬耳主者言其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

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師古曰寢漸也迺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債之君

如淳曰債仆也繼言不能自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澤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陞

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

等議斬其使者○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

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

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噉餐師古曰噉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噉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噉古吟字腐而噉欲搖動

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言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

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

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以足自汗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宋祁曰晏本無嘗字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

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

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窺居河南地非常故

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

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

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

師古曰歐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

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

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驚與傲同

非約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師古曰上郡之縣也

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

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

冒和親事稱書意合驩

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遣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

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

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師古曰讓書有

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

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

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

師古曰夷平也

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

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巨列反

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

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

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淳淺奉書請

師古曰淳音火姑反

獻囊佗一騎馬二駕師古曰騎馬堪爲騎也二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

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違舍

師古曰舍居止也

使者至卽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國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聞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

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

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給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拾者衣無絮也繡給綺衣

以繡為表綺為裏比疎一師古曰辨髮之飾也以金為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

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四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四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繚厚繒也音

徒奚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

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行音胡

郎反說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牛

向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師古曰言漢貨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施裘堅韐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樂也音呂反以視不如重

酪之便美也

師古曰重乳汁也重膏竹用反字本作通其音則同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劉敎曰說當作施銳音

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

師古曰

者衆中行說之名也諱分條之也諱亦記音式志反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

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

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倨同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

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

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

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

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

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

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

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

東徑易行君臣簡可久

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

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

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

○宋祁曰至制舊且本越本作至到

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爲禮義故其末流怨悞彌起棟宇夫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屈音其勿反

力耕桑以求衣食

師古曰力謂竭力也

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

師古曰罷讀曰疲

嗟土室之

人顧無喋喋佔佔固何當

師古曰嗟者歎息之言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常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

自是之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肥

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

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

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卽今彭原縣也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

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

將軍寧侯魏邀爲北地將軍師古曰邀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慮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

董赤爲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

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爲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

內冠帶之至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音

曰漢音漢水之漢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漢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

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師古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

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

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字不然衍使字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

吏遺單于秣藥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

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普何反朕與單

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劉敞曰當也字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以口出氣者蠕蠕動貌跂音啓喙音許鰓反蠕人充反○宋祁曰

注文警字越本作駭字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

匈奴者令不追○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食言者終為不信

乘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

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

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

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

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阻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衛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草反

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適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

入邊漢國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

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過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

馬邑人聶翁壹

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

開關出物與匈奴交易

孟康曰私出塞交易

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

而貪馬邑財物適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

軍以伏單于

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

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

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適下

師古曰尉

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適自下以謀告

具告單于

劉攽曰適下具告單于作一句

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

天也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

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開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

路塞

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

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蓄漢財物

師古曰蓄讀曰嗜

漢亦通關市不絕

以中之

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

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

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匈奴

生得廣廣道亡歸

師古曰於道上亡還

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

師古曰卽韓安國也

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

○劉攽曰

匈奴遁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

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

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

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

是歲元

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

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數月死伊稚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

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

日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

繼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

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師古

日仍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

沒音灼曰介音憂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時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微音工堯反毋近塞師古曰不

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

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

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

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

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